

世界最大水下古采石场探秘

广东西樵山的半山腰处，有一名叫石燕岩的岩洞，二三十米深的岩水将一处宋朝至明朝时期大型采石场淹了大半，是个十分壮观的人工遗址。

石燕岩里，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小侧洞，探头进去，你会发现里面是和洞外一样深深的岩水。千百年来，无数在此徜徉过的人都对它视若无睹，直到一个名叫董国亮的潜水教练，因为一时的好奇，想到下面去看一看。

在水下，他惊讶地发现，小小的洞穴下面居然隐藏着一个数十万平方米的人工遗迹——曲折的水下通道，将数个小洞穴错落有致地相连，一摞摞的石材、一个个暗洞、一级级台阶，还有那没有来得及拿走的青花瓷碗、铜制灯台散落其中。

广东省考古所的专家表示，石燕岩的水下采石场，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大、最完整的水下古代生产遗迹，它甚至具备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资质。只是，在它的背后，还有诸多的谜团等待着我们揭开……

发现 世界最大水下采石场

董国亮是香港人，从年轻的时候就热爱潜水。在所有的潜水项目中，最危险、也是最刺激的就是水洞探险：“国内这样的洞穴我过去一些，云南的和贵州的。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，就是水下的能见度不是很好，大概只有1到2米。大概在2005年，他听西樵山的朋友说，当地有一个洞穴叫石燕岩，那里的水质不错。于是，他和几个朋友决定抽时间前去试潜一下。

到了当地，董国亮发现石燕岩原来是宋朝时期开挖的一处采石场遗址，已被弃置不用长达千年，地下水不知从何处泛出来，洞穴中贮水成湖。他和几个朋友潜到二三十米的水下，在湛蓝的湖底，石燕岩四壁人为雕凿的痕迹清晰可辨，能见度极佳，让董国亮感到大为惊喜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他约了朋友再度前来。这一次，他偶然发现在石燕岩洞口处还有一个四四方形的侧洞，应该也是当年的古人开凿而成。他探头往里看，洞的不远处是一面陡墙，逼仄的空间里空气稀薄，只是积了一汪和外洞同样深浅的湖水。内洞的湖水下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千百年来，石燕岩当地人对这个侧洞视若无睹，从未有人想过潜水下去一探究竟。

强烈的好奇激发董国亮进一步地行动。2006年的某一天，他和几个伙伴在经过缜密的准备之后，终于下洞了。一潜到水下，他就知道这将不是一次普通的“旅程”。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二级级整齐的台阶，它们蜿蜒着，渐渐消失在黑色的湖底。他抑制住巨大的惊喜，顺着这些台阶，慢慢地向更深处潜去。一个更大的水下世界一点点地展现在了他的眼前：

在这片被人遗忘了千年的水下世界里，处处都遗留着人类活动过的痕迹：洞穴的四壁上有采石工留下的道道凿痕；一摞摞的石板整齐地靠墙码放着，有的比较粗糙，似乎刚从石壁上采集下来，还有的已经被切割完毕，似乎正要被运出洞去；在厚厚的沉积层里，董国亮和他的伙伴们还发现了两盏铜制灯台，一摞青花瓷碗，在直通洞口的台阶旁，还有一个手工凿成的方形水池，仿佛是工人们储存饮用水的水池——一切都那样的井然有序，似乎工人只是刚刚离开，隔天还会回来……

洞穴深不见底，董国亮最深曾经到达过水下四十米的位置。采石作业难度可想而知。在水下，董国亮发现了一些东倒西歪的竹梯，当年的采石工人们想必就是踩着这些梯子在高处开凿山体的。他还发现了几棵树

干，可能当年采石工害怕岩洞会发生塌方，所以用这些树干进行支撑。这个水下世界被分成了若干个小区域，有着十分复杂的结构。“工人一开始应该是一直往深处挖，后来发现石材不太好。所以又开始往侧面挖，由此形成了好几个侧洞。”

广东省考古所的考古专家张松也曾数次和董国亮一起下洞探险。他告诉记者，潜水队员还在水下发现了几个“石屏风”：“最大的一个有二三十米高。可以肯定这块石板不是开采出来的石材，因为太大了，根本搬不走。我们判断，它是用来分界的，由此也可以想象当时在石燕岩采石的肯定不止一家，而是许多家庭工坊在同时作业。”

历史 数万工人同时开采

如此巨大的水下世界究竟是如何形成的？我们尝试着从西樵山的历史中寻找只言片语的答案。

西樵山文史专家关祥告诉记者，根据当地史料记载，西樵山一带的采石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朝。“西樵山本是一个浅海中的孤岛，后来水慢慢退去，这里遂形成了南海最早的堤围和桑基鱼塘群。纺织业的发展带动了这里的商品经济日趋发达，从而需要大量的石头作为建材，古人们就地取材，寻到了西樵山。”

记者了解到，构成石燕岩的石材叫粗面岩，民间又俗称它为“鸭屎石”。西樵山最早是座火山，而这种石材便是火山灰融合海底的海沙所构成。它的特点是石头内部有气孔，和花岗岩相比，并不十分坚固，但因为具有缝隙和纹理，比较容易进行开采，所以石燕岩一带逐渐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采石场。

关祥推测，最鼎盛时在西樵山上采集粗面岩的工人应该有数万人之多。他们通常是从山体的表面开始开挖，逐渐向深处推进，渐渐形成一个个洞穴。“由于工程越来越大，大概在明朝弘治年间，广东御使屠应坤奏请皇帝封山，并得到允准。”

关祥告诉记者，虽然石燕岩当时被“钦封”，当地采石工

程却并未因此停下来。“官府派兵来把守，西樵山的采石工作就从‘地上’转到了‘地下’。不能从上往下采，就从山腰处打通道；不能在白天采，就在晚上偷偷采……石燕岩里被遗弃的铜制灯架，就是工人们曾经夜间施工的证明。”这里的采石屡禁不绝，动因就是市场庞大，利润极高。张松告诉记者，当时在佛山等地，大户人家非常流行用石板做宅门，认为这是财富和身份地位的象征。而佛山等地的祠堂、寺庙也大量采用鸭屎石做建材。“西樵山的采石场从宋代开始就向佛山、顺德等地源源不断地提供石材。这个遗址的发现有可能会证明，佛山不仅仅是陶瓷之都，它还有一个是一个建材之都。”

关祥表示，石燕岩的采石场最终“人去洞空”并非因为官府所禁，而是因为市场萎缩。“大约在乾隆年间，从粤西一带运来的花岗岩越来越多，鸭屎石逐渐失去了市场，石燕岩采石场才最终被遗弃。”

未解之谜

洞中之水来自何处？

偌大的一个采石场，是如何突然被洪水淹没的？关祥告诉记者，西樵山自古就有“固体水库”之称，整个山体涵养的水源极其丰富：“应该是在采石场被遗弃之后，有地下水慢慢渗出，淹没石燕岩采石场的水量，至多两三百年就可以形成。”

张松表示，他认为地下水的涌出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：“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在洞里发现人类的尸体，也没有发现生产工具。说明人们对这个洞里开始进水是早有准备的。”

那这地下水究竟是从什么位置喷涌而出的？董国亮告诉记者，他到石燕岩的水下实地考察了十余次，发现这里的水量几乎没有变化的，无论是春夏秋冬，水位的误差都保持在10厘米之内。而且，在水洞的深处几乎感觉不出水的流动。所以他估计地下水的出口应该是在洞口水平面的某个位置。

而张松更倾向于水的出口

是在水平面上：“之所以感觉不到水的流动，很有可能是出口的水压与外界的水压达到了某种平衡，只有当水量部分被蒸发的时候，地下水才会流进来进行补充。因为水量很小，所以潜水员在水底无法感觉到水流。”

而所有的推测，都只有在绘制出地形图之后才可以进一步进行判断。作为进洞次数最多的人，董国亮告诉记者，事实上，他也无法说出这个水下的世界究竟有多大——因为他们还没有“触底”。石燕岩内洞中的水十分深，远远超过了外洞。他现在最深曾经到达过水下四十米，但这或许并不是最深的地方，还有通道可以到达更深的区域。

董国亮表示，目前他们已经到达的地方，面积大概有五六六个足球场的面积，差不多几十万平方米。而依靠他们现有的技术条件和装备，继续向更深处探索并无问题，但是出于绘图的需要，他们只能一步步推进。随着地形图的不断完善，水源位置的问题，也会水落石出。

意义与前景 可望申报世界文化遗产

曾参与过南海一号打捞的广东省考古所水下考古专家张松表示，西樵山水下采石场的发现意义极其重大：“申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毫无问题，它甚至具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资质。”

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水下工场。广东的三个采石场遗址分别在西樵山、莲花山和东莞的石排，与另两个遗址不同，西樵山采石场遗址位于洞穴内部深深的水底，这使得它完全免遭风化和损毁，在世界上都极其罕见。张松告诉记者，考古队员虽然下水考察多次，但每次都只是拍摄记录，绝不去动任何遗迹。“它们身上凝固着大量的历史细节。我们可以通过发现的青花瓷碗的数量推断出工人数量和开采规模。当年考古学者可以通过泰坦尼克沉船复原海难的全部过程，我们也可以试着复原当时采石场的原貌——这或许会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。”

视觉冲击超越“南海一号”

张松表示，西樵山水下采石场给他的视觉冲击力远远超过“南海一号”：“受水中能见度的局限，‘南海一号’无法让人看得真切；石燕岩中的水能见度却非常高，让身临其境的人感觉极为震撼。”

董国亮告诉记者，在深达四五十米的水下采石场里，整个世界漆黑一片。他们每次下水都要携带两个50HID的超白光灯——普通的水下照明设备不行，因为独特的吸光现象，黝黑的水域会将光全部吸收。强光照射下，从漆黑中脱颖而出的水世界是如此令人迷恋：湛蓝湛蓝的水近乎透明，能见度高达几十米，台阶、石板、灯架、青花瓷碗……一切看得真切却又带着迷幻色彩。间或会有水底的沉积物在头顶散开：“在灯光的照射下，好像有无数个小星星在水中闪烁。”张松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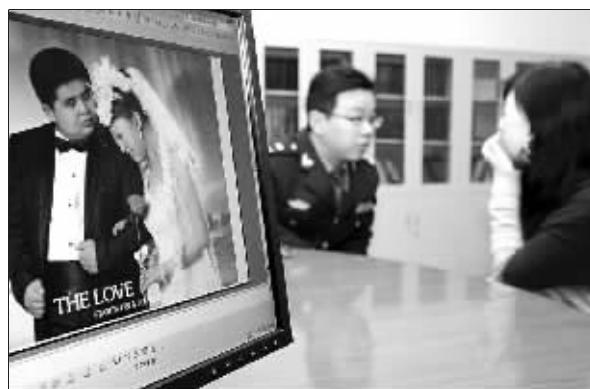
专家建议建水下博物馆

遗憾的是，欣赏这番美丽的景色，到目前为止还仅属于勇敢者的游戏。洞穴潜水是所有潜水项目中最为危险的。“水洞里的路线陡峭复杂，很容易迷失方向。”董国亮和他的队友每次都要先派一人作为“先遣部队”去设计线路，用一根白线将线路圈起来，下水的队员都要依据这个线路走，以防迷失。另外，石燕岩水洞中的温度常年保持在14℃~17℃，深水区的水温更只有12℃左右，长期作业会让人因为寒冷而产生幻觉。

更加“要命”的是，石燕岩水下采石场是个封闭的水域，所以考古队员如果在水下发生意外，甚至无法浮到水面来换气，这使得因为供氧不足而发生不测的概率也增大了许多。尽管封闭水洞的潜水要求很高，张松却认为：“只要经过正规的培训，一般人都可以掌握这个技巧，最难的还是克服心理障碍。”

有考古专家表示，为了让更多人领略到这奇异的水下采石场，最好建立一个“水下博物馆”。“建一个水下通道，或者用一个小潜艇把游人送到水下去观赏……”据《广州日报》

“毁容女”与“盲歌者”的曼妙爱情



近日，金晓燕找到医生希望进一步修复儿时面部留下的疤痕

被开水烫伤

童年失去了许多欢乐

近日的一个上午，金晓燕站在记者办公室门口，长发披落在蓝色的衣肩，墨镜遮住了半张脸，未被遮住的皮肤，光泽、白皙。屋内聚满了人，冲着我们的方向，微笑、打招呼。

有人给她让座，她客气地向人道谢，声音很明亮、轻快。坐下，摘掉墨镜，烧伤的皮肤露了出来。大伙是第一次见面，周围人觉得这种事不该发生在这位20岁姑娘的身上。金晓燕依旧微笑，依旧爽朗地向大伙逐一打着招呼。“我三个月大的时

候掉进开水里，烫了脸。”她说。容貌没了，家境困难，“整形术”对这个甘肃省平罗县农村家庭来说，距离遥远。“以为是块疤，其他小孩都有，当时觉得没啥。”

懂得美与丑，始于金晓燕小学入校第一天。同学们指指点点，暗地嘲笑、挖苦，淘气的男孩会伸手朝伤疤处抓一下，金晓燕不明白，哭着跑回家，说什么也不想去学校了。母亲抱着女儿说，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，但一定要上学，没文化，没本事，往后，没人瞧得起咱。

听了妈妈的话，似懂非懂，但金晓燕重返校园，顶着嘲笑、

妥协了，他们知道女儿路还长，她需要改变。

喜欢他的歌声

我会是你歌中的姑娘

从2006年，6次大型整形手术，让晓燕有了今天的模样。肯上街了、愿意照镜子了，久违的笑容重回晓燕的脸上，但爱情似乎还很遥远。

“歌声里，我看见了美丽的姑娘。歌声里，我走进广阔的天域。歌声里，我走进幸福的天堂。”2008年北京残奥会开幕式，宁夏籍盲人歌手杨海涛的一曲《天域》在“鸟巢”的夜空响彻寰宇，现场9万多名观众为之而震撼，电视机前的全球观众为之而惊叹。

几千里的之外的村庄，电视前的晓燕也在感动。“杨海涛，之前听家人提起，是远方亲戚的孩子，我喜欢他干净的声音。”

19岁了，村里有的同龄女孩都结婚了，晓燕说，她还小，要在家里自学，做个不被人看扁的人。

27岁，残奥会开幕那一夜，杨海涛成名了，家人要给他找个女朋友，“恋爱的事暂时先不考虑。”

后来，亲戚向二人说媒，晓燕默许了。当晚，杨海涛发来第一条短信，自我介绍、人生、理

想……语音系统又一个个读出，晓燕回复的字符。第六个短信才发出，晓燕手机的来电显出了“杨海涛”三个字。

一夜长谈，“她的声音就深深地吸引了我！”杨海涛先天性丧失视力，“美”要靠听觉、感觉、触觉和心来感受。

“我会是你歌中的姑娘？”晓燕也在心中默念。

2008年11月，杨海涛在日本演出，晓燕感冒了。“按时吃药吃饭”，“我给你买了很多玩具”“病会好起来的，很想你”……短信彻夜越过海洋。“我觉得我们特别能谈得来。”

我是你的眼睛

你是我的灵魂

阳光、善良、单纯的晓燕让海涛着迷，一切那么突然，“可能是缘分到了吧。”晓燕笑了。认识两个月，2008年12月13日，二人结婚了。“我是你的眼睛，你是我的灵魂。”在父亲面前，晓燕和海涛二人相互许下承诺。

婚礼当天，朋友开玩笑地说，你俩是“闪婚”，杨海涛一脸严肃地说，“闪婚咋了？我们以后还要金婚、钻石婚！”站在一旁的晓燕乐呵呵地笑着。

“金晓燕变了。”她的主治医师——西安西京医院整形外科

副教授宋保强说，爱情真的可以比药物更能治好病人的心理。

结婚后，晓燕来到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做了一名志愿者，“没有工资，义务的。”任务，照顾海涛的生活。艺术团团长邰丽华很关心二人生活，替他们租了间房子。

在外人看来，出名会给杨海涛带来巨大的经济收入，但每月仅有4000多元的收入，明显与他的身份有所不合。有人提出让杨海涛离开艺术团，出去“接场子”，出一次外场能挣5万。“我是艺术团培养的，下面还有很多人要养活，人不能这么自私。”海涛说。

“不看重钱，我最看重他这一点。”晓燕说，爱钱的人，总有一天会因为钱或权放弃她的。

晓燕马上要做第7次整容手术了，朋友又对海涛开玩笑：“你把你媳妇弄漂亮了，她就不喜欢你了。”晓燕说，我和海涛有共同的经历，我们的爱是用心去交流，整容是想让海涛体面，不想因为我的长相而伤害了他。

晓燕说，现在海涛是出名了，但三年后，可能大伙就会忘了他，那时候，挤公交车，带孩子，照顾他，我已经做好准备了。

据《华商报》